



萨尔加多 咖啡创世纪之旅

[巴西] 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 著 文赤桦 黎旭欢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世界摄影大师典藏

萨尔加多 咖啡创世纪之旅

[巴西]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 著 文赤桦 黎旭欢 译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数据

萨尔加多咖啡创世纪之旅 / (巴西) 萨尔加多著 ;
文赤桦 , 黎旭欢译 . -- 北京 : 中国摄影出版社 , 2015.7

书名原文 : PROFUMO DI SOGNO

ISBN 978-7-5179-0293-5

I . ①萨 … II . ①萨 … ②文 … ③黎 … III . ①咖啡 –
文化 – 摄影集 ②摄影集 – 巴西 – 现代 IV . ① TS971-64
② J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8078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 : 01-2015-2227 号

PROFUMO DI SOGNO – Original edition © Contrasto srl 2015
photographs copyright © 2015 Sebastião Salgado–Amazonas Images
text copyright © 2015 The authors
Design and Layout © Lélia Wanick Salgado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Convention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hatso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萨尔加多咖啡创世纪之旅

作 者: 【巴西】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

译 者: 文赤桦 黎旭欢

出 品 人: 赵迎新

责任编辑: 丁 雪 黎旭欢

版权编辑: 黎旭欢

封面设计: 衣 钊

出 版: 中国摄影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东四十二条 48 号 邮编: 100007

发行部: 010-65136125 65280977

网址: www.cpph.com

邮箱: distribution@cpph.com

印 刷: 意大利 Trento s.r.l.

开 本: 8 开

印 张: 40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5179-0293-5

定 价: 498.00 元

世界摄影大师典藏

萨尔加多 咖啡创世纪之旅

[巴西]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 著 文赤桦 黎旭欢 译

世界摄影大师典藏

萨尔加多 咖啡创世纪之旅

[巴西]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 著 文赤桦 黎旭欢 译

由莱利娅·瓦尼克·萨尔加多策划、设计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序

PREFACE

对一个巴西人来说，承认自己不喝咖啡，或许是件怪异的事。可是，我就从来不喝。然而，咖啡却在我的血管中奔腾流淌。在我人生的几个关键时刻，咖啡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早在着手创作这本书时，我对咖啡文化就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我希望书中的这些影像能传递出我重返咖啡王国的快乐。世界上的咖啡王国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偏僻山区，它寂静无声、与世隔绝，远离都市的房屋、写字楼和咖啡馆，咖啡在那里呈现的是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很多有关咖啡的宏大叙事都在强调咖啡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咖啡是交易量最大的热带农产品，每年咖啡（豆）的出口值达到近 160 亿美元，收入接近 1000 亿美元，它们又转换成近 5000 亿杯咖啡，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消费。然而，更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这些咖啡是 42 个国家的 2500 多万人的劳动成果。我在拉美、非洲和亚洲的 10 个国家找到了这些劳动者，他们多为自耕农，或按日计酬的临时工。

对这些劳动者而言，咖啡与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祖祖辈辈甚至几个世纪都是如此。咖啡界定了一年四季和劳作的节奏，决定着他们的收入和福利。对一个在纽约、巴黎或东京的咖啡客来说，这些劳动者几乎是不存在的：意大利浓缩咖啡是咖啡机生产出来的。然而，在咖啡机之前，是那些遥远土地上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种植、采摘、清理、烘干和甄选着咖啡豆。每一杯咖啡都出自于劳动者的双手，这本书，是对咖啡劳动者的致敬。

摄影之旅将我带回了我的出生地。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政治动荡，我父母的生活轨迹被迫改变了。父亲本是卡兰戈拉镇上的药剂师，但他不得不搬到镇北边约 48 公里外的马纽阿苏（也在米纳斯吉拉斯州），这里离他的出生地很近。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在马纽阿苏开始率领一支骡车队，把一麻袋一麻袋的咖啡运到 209 公里外的艾莫雷斯镇，路上需要走 15 天。继而，火车将咖啡运往出口咖啡的维多利亚港。就这样，父母在艾莫雷斯镇附近安顿下来，成了面包师，买了一个农场。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磨坊，加工咖啡和大米。

我最早的记忆都与咖啡有关。父母养育了八个孩子，我是唯一的男孩。我会坐进父亲的卡车，跟随他去收咖啡豆，然后研磨，我也会经常在那附近的咖啡农场留宿，和年轻朋友们一起过夜。在不知不觉中，我知道了一粒咖啡果是怎么变成咖啡的。不久，我就在磨坊帮助父亲干活了。磨坊的机器会去掉咖啡豆的外壳，而我常被分派去烘干咖啡豆，缝制装咖啡豆的麻袋，之后它们被运往维多利亚港。7岁，我便在父亲的磨坊干活，这让我获得了人生第一笔微薄的报酬。14岁那年，我离开了艾莫雷斯，去外地求学了。

多年后，我和妻子莱利娅·瓦尼克·萨尔加多去了巴黎，继续学习经济学，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世界范围内的咖啡供应与需求”——这绝非是偶然。不过，在完成博士学业前，我在伦敦的国际咖啡组织担任经济学家。这项工作涉及到农业多样化的推广，以避免全球咖啡过剩，也使我得以探访了卢旺达、布隆迪、刚果和乌干达等咖啡种植区。正是在这个时期，我用从妻子手上借来的一部相机，第一次开始拍摄照片。对我来说，摄影将证明它比咖啡更有吸引力！1973年，我离开了国际咖啡组织，职业生涯就此改变。

然而，咖啡却从未在我的生命中消失。差不多30年后，安德里亚·意利和他的姐姐安娜·意利来地球研究所（Instituto Terra）访问。这个研究所是我和妻子创办的一个森林再生项目，我们希望用大西洋沿岸森林的本地物种覆盖我父母在艾莫雷斯的那个农场上受到侵蚀的干旱土地^①。意利家族一直致力于环保和公平贸易。他们认为，推广避光种植咖啡的方法，能促进森林再造。我对这个理念一点也不感到诧异。巴西的多数咖啡都是在阳光下种植的，这样咖啡产量更高。但避光种植的咖啡酸性较弱，品质更高。事实上，意利咖啡在巴西设立了一个高品质咖啡奖，全球的高品质咖啡有三分之一来自巴西。此外，意利咖啡还在圣保罗开设了咖啡大学（University of Coffee）分校。咖啡大学目前共有22个分校。

避光生长的咖啡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易被昆虫侵害。道理很简单，如果昆虫的食欲能在它们栖息的树木生态系统中得到满足，它们就不会过分攻击咖啡树。因此，只需要在阳光下生长的咖啡林中种上一些当地树种，咖啡树就能自行调整，产出避光生长的咖啡。也就是说，在更大的树荫庇护下，咖啡树能产出品质更好的咖啡。意利咖啡一直支持这个项目，他们为咖啡农发放宣传册子，并培育了一些小的苗圃，为愿意种植避光生长咖啡的农民提供本地树种。意利咖啡还直接收购他们的咖啡，从而进一步鼓励咖啡农的种植意愿。参加这个项目的咖啡种植农，需要承诺通过重新造林或者保护的方式，将20%的土地用于栽培本土树木。

这本书就是我与意利咖啡在环保和咖啡种植问题上交换想法后的成果。

2002年，我在米纳斯吉拉斯州和圣埃斯皮里图州开始筹备做这本书，这里几乎可以说是我自家的后院。阳光下那连绵不断的咖啡树，装扮着起伏的群山。我拍摄旅程的第一站，便是父亲几十年前收购咖啡的马纽阿苏。12年后，我又回到了这里。不过，直到在圣埃斯皮里图州，我拍下一支骡车队行进在满是石子的山路

上时，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重访父亲的一生。事实上，在很多方面是父亲伴随我走过了漫长的世界咖啡之旅。

可能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尽管隔着海洋和大陆，咖啡种植农的生活却极为相似。在一些地方，机器取代了一些生产步骤，不过绝大多数咖啡生产者都是小农户，他们依然依靠手工采摘咖啡果，而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则帮着把咖啡豆烘干，然后用骡子运到买家。我能想象，一个来自中国云南怒江峡谷的咖啡农，几乎不需要费什么气力，就能适应在哥斯达黎加雷耶斯峡谷的劳作。

此外是咖啡种植的环境。对咖啡农来说，无论富有还是贫穷，咖啡树都代表着他们的资本，甚至他们的生存。因此，他们会细心照看这些树木，确保得到季节性雨水的润泽，同时保证土壤不被侵蚀，并将必要的地方用树围起来阻挡风的侵袭，此外还要持续监控昆虫和真菌。在热带地区，为了抵御低地的炎热高温，咖啡种植园常常修建在山坡上。我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站在雾蒙蒙的山坡上，眺望山下满目青翠的峡谷和平原，仰望雨水来临前天上密布的乌云。雨对咖啡树开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花将最终结出咖啡果。

有时候，唯有通过身上穿的服装才能辨别咖啡采摘工们来自何方。专家的眼睛甚至能够识别出那些常背着孩子采摘咖啡果的危地马拉印第安妇女，因为她们身着绣工精美的韦皮尔衫^②。而哥伦比亚圣玛尔塔内华达山脉的阿尔瓦科印第安人，则身着白衣，头戴白色软帽。对那些在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坡上采摘咖啡果的坦桑尼亚妇女来说，佩戴华丽的手镯、项链、耳环去工作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印度卡纳塔卡邦的妇女——她们采摘咖啡果时，只围一条简单的头巾。

咖啡种植园的工作条件可能很艰苦，因为工人每天的工资是按采摘咖啡果的重量计算的。在规模小的农庄，采摘是整个家族一起来做的。但是，就像那些在咖啡收获季节往北去哥斯达黎加工作的巴拿马印第安人一样，在需要额外劳力的地方，每个班次的工作结束后，提着满篮咖啡果的男人女人们得排队等候过磅。在地势崎岖地带的采摘工，还得把咖啡果从湿滑的小路上运送下来。如果在萨尔瓦多的圣安娜火山(Ilamatepec)附近采摘，运送咖啡果时，还要穿过冒着热气的熔岩区。

不过，咖啡的生命周期阶段性差异很小。全球有两类咖啡豆：阿拉比卡(Arabica)和罗布斯塔(Robusta)。这两个品种都源于非洲。我的拍摄旅程只让我去了阿拉比卡咖啡的种植园。这两种咖啡，新栽的树木都需要四年时间才能开花，结出鲜红的果实，然后采摘。采下的咖啡果必须迅速加工处理，在多数农庄就是在地上把它们铺开，然后用耙子频繁地散开，让果子在太阳下晒干。这在我所到访的社区是常见的景象。另外一个办法是，把咖啡果放入盛满水的大桶里，不停搅动，直到把果肉从外壳里取出。取出的果肉同样也要铺开，要么在太阳下晒干，要么用机器烘干。

加工的最后一步是碾磨，即去掉外壳，露出咖啡豆。咖啡豆实际上是咖啡树的种子。不过，咖啡豆在打包送往市场或出口前，还有一个漫长的筛选过程，工人需要用手拣出有瑕疵或褪色的豆子。在小规模的农庄，比如在坦桑尼亚的尼亚萨湖区，或者在埃塞俄比亚耶加雪菲地区，这项工作通常由妇女来完成。而那些比较大的公司，比如印度卡纳塔卡邦的阿兰那咖啡烘焙厂，则雇用了成百上千的男女在颗粒微小的咖啡豆中进行甄选，评出不同等级，再装入麻袋，最后出口。

咖啡进入市场后发生了什么，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几个世纪前，咖啡从埃塞俄比亚进入也门，然后穿越阿拉伯世界，从而获得了“阿拉比卡”之名。到了18世纪初，咖啡在欧洲已经非常盛行，甚至连巴赫也罕见地离开宗教音乐，写了一出嘲讽清唱剧《咖啡康塔塔》^③。这一时期，咖啡种植从非洲传播到了拉丁美洲和亚洲，很快成为一种价格实惠的全球饮料。今天，喝咖啡风尚似乎一如既往的强烈，这体现的是一种大自然的伟力。毕竟，是咖啡塑造了人，而不是人塑造了咖啡。

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

译者注：

① 萨尔加多从小在父亲的农庄生活。农庄后来逐渐凋零，土地被侵蚀，终成草木死寂的荒谷。萨尔加多和妻子继承了这片荒土，但心有不甘，于是，萌发了一个大胆的念头：重新造林。他们在这里种植了200万株树苗，花了几几年时间，终使荒谷复苏。

② 韦皮尔（huipi）为印第安妇女最常穿的一种传统服装，衣服上绣有各种花卉，色彩艳丽，染料多为天然。对印第安人而言，不同式样、不同颜色的服饰，代表不同的部落，甚至社会地位和宗教信仰。

③ 康塔塔（Cantata），意大利文，意译为清唱套曲。巴赫的《咖啡康塔塔》是音乐家讽刺腓德烈大帝对咖啡的侮辱和诽谤而创作的一出音乐剧。

共有的激情

A SHARED PASSION

当我还是一名钻研化学的年轻人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将来我会与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文摄影师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一起共事，我一定不会相信。虽然，像我这样的梦想家坚信每一次成就都来源于大胆的预想，但我依然无法预见自己将在 2001 年成为摄影项目的发起者，而这次拍摄将记录下在咖啡的天堂里最激动人心的旅程。如果当时能预测到这件事，我一定会拼命摇头，无法相信，就像很多年前，当我听爷爷说要做出最完美的咖啡时那样充满怀疑——今天，当年爷爷的梦想已成为我的梦想，而这个梦想正在逐渐成为现实。当我第一次见到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时，我便爱上了他的照片和他的传奇故事。于是，他的项目变成了我们的项目，而我们的理想也成为他的理想。我们的合作建立在一个共同的梦想之上——用理想化的善、美和公平，向环境和人类表示尊重。

塞巴斯蒂昂对咖啡工人的世界有着深入的了解。咖啡这种作物在他的一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幼年开始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他决意开始追寻内心中对摄影的热爱。产生这个决定性的想法，是在 1973 年从一次非洲之旅回来后，这次旅行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因此说服自己，从此投身于职业摄影，记录当下生活中最难得一见的场景。我们都知道，他见证了不公与绝望，也见证了人类对环境的肆意破坏和人类自身的苦痛，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受敬仰的摄影大师。他拍摄了金矿工人、沙漠化的萨赫勒地带、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移民，以及波黑地区“种族清洗”；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在遭受人类毁灭性干涉之前的世界奇观：亚马逊的热带雨林、刚果、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还有壮丽的南极冰山。

在萨尔加多的影像中，打动我的除了超乎寻常的视觉力量，还有他试图通过美的语言讲述故事的勇气和富有创造力的决心。这份决心也是我们共有的，是维持我们长期合作的关键，尽管这次合作的开始出于偶然。

数年前，在巴西父亲的农庄里，塞巴斯蒂昂创建了地球研究所，开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森林再生项目，而意利咖啡带着极大的热情，成为该项目的合作方。好景不长，这个项目的发展实际上困难重重：这片曾覆盖着郁郁葱葱森林的土地，当时已退化成一片满是黄草的草原，当我们第一批植物开始生长时，便遭受了

贪婪的蚂蚁大军的攻击，所有的努力化为乌有。在这种环境下，森林再生项目的建立耗费了五年时间，当这段时间过去后，塞巴斯蒂昂邀请我再次造访那里时，我震惊了。眼前不再是被烈日吞噬着的山丘和零零散散瘦弱的牛群，而是一片延绵到天际、郁郁葱葱的森林，在约 200 万棵树木中，点缀着湖泊、河流，偶尔还能见到美洲豹的踪迹。我的姐姐安娜，她对种植有着渊博的知识，正是她早年和之后对植物园的数次造访（几乎每次都由塞巴斯蒂昂陪同）促成了我们之间的合作，并通过日积月累，凝聚成为意利历史上的特殊时刻，作为 2015 年米兰世博会的一部分得以展出。这项合作历经多年也没有结束，就像我们立志于让这个星球从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获得持续性发展的梦想一样不会终结。这些年来一直指导我们的是三个核心观念：共有的价值观、成长和对自然的尊重，这是对通过质量创造经济价值的承诺，也将在咖啡生产链的各个环节产生反应，这个生产链连接了农业工程师、烘焙师和消费者，环环相扣。此外，我们坚持对环境的关心，通过尽可能地使用可再生资源对抗资源浪费。

许多年之后，萨尔加多开展了名为“创世纪”的项目，历时 8 年，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了 32 个拍摄任务，记录这个星球的健康状态。无论是从全人类还是个人角度看，这都是一份宏伟的事业，它用显著的方式突出了因人类行为而导致的环境问题。通过他的作品，塞巴斯蒂昂成为名副其实的先锋：他深知当人与自然之间产生重大问题时，美的语言是促使人们面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沟通方式，他也将这种语言发挥得淋漓尽致。为了提升对环境尊重的重视度，他选择了那些还未被污染的、不同凡响的地方加以表现，就像书中的影像展示了在咖啡世界里无法估量的机遇、矛盾和希望，以及咖啡种植者的群像——他们既是这个天堂的培育者，也是它的一部分。

用新的方式种植和销售咖啡，与咖啡园的种植者建立更牢固的关系——这是我们 25 年来一贯的追求，也是萨尔加多开展此拍摄项目的目标。咖啡生长的地方呈现出“天堂”的景象，人与自然在一起达到看似完美的和谐状态。然而，在殖民历史中，这些地方充满了剥削，人们的生活也仅维持在贫困线上，现实的反差让人无法接受。由此，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推出，以及将在 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上提出的新办法，使得咖啡文化置身于对抗贫困的国际战略舞台的中心地位。

咖啡被认为是体现文化的官方饮品。自启蒙运动以来，每一件艺术品、每一位艺术家都以某种方式与咖啡建立了极其紧密的关系。萨尔加多卓越的作品是这种独特关系的又一个例证，通过艺术与美的语言向世人阐述了这种联系。

在跨越了多种文化后，咖啡给消费国带来了安宁，也为全球 20% 的人口带来了幸福。然而，在生产国中，状况却并非总是如此。我时常问自己：在咖啡种植园和那些位于印度、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和其他许多地方的田间，人们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漫步在种植园里，能感受到强烈的反差：在某些方面是非常美好，因

为这些地方的景色十分震撼，也很动人，但在其他方面，却让人明显地感到不公平，因为它们大多地处发展中地区或国家，有些甚至徘徊在贫困线边缘。我相信，并且和萨尔加多共同希望，通过可持续性发展，咖啡将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新的财富与机遇。

现在是时候让每一个人对全球咖啡贸易的作用产生新的认识了。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个领域为劳动者谋求新的尊严，并使之逐渐在最谦卑的采摘者群体中得到体现。

2002 年，因为市场价格下跌而导致咖啡市场危机时，整个领域经历了极为艰难的时刻。对于一些跨国公司来说，这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经济困难时期，但对于一些国家的劳动者来说，即使不是已经处于饥饿状态中，却也是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上挣扎。在那段时期，一些生产商和劳动者甚至放弃了咖啡种植。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反映企业在社会中地位的机会。我们很快就达成共识：减少贫困并且改善生产商的生存状态这一任务已经成为并且会持续作为一项明确的社会责任，势在必行。这个目标首先包括在整个社区中为他们的工作重建尊严，并给予他们应得的尊重和钦佩。正是这份信念，激发了萨尔加多完成这次拍摄项目的决心，促使他在每一个为意利拼配 (Illy blend) 做出贡献的国家拍摄种植园劳动者。最初提出联系萨尔加多的是谢尔盖·希尔维斯特里斯 (Sergio Silvestris)，他是一位杰出的创意人才，却在他的时代到来之前辞世。我非常敬重他，他曾经参与过这项任务的初期阶段，用富有美感而优雅的方式展示细节，并为包括我在内的每个人提供了许多个人成长和提升的重要机会。

萨尔加多将环境置于照片的核心部位，但在前景，我们能看到人物，看到他们的手势、视线、尊严和在工作时体现的自豪感。照片定格了他们农作时，或是用手工方式一次一颗甄选成熟的咖啡果时，或是批量甄选时（将树枝上的咖啡果全部采下，收进放在地上的麻袋里），或是在晾晒过程中的身影。萨尔加多的镜头，照亮了他们的形体和脸庞，赋予其意义，为他们的辛勤劳动增添了价值和美感。他的影像也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类才是咖啡生产的主角。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明白了为了使一个产品有益于消费者，它首先应有益于其生产者。萨尔加多的影像告诉我们，咖啡是一份财富（对此我深信不疑），而这前提条件是咖啡培育需遵循《我们共同的未来》^①的准则，在不损害未来人类需求的条件下满足当下需求，也就是说，以可持续性方式操作。但是，我们如何能做到这一点？

我是精英制度的忠实信徒，并且我们为此类行为设立了有形的支持，也是一个标杆。为了确保可持续性生产的可行性并加速这一进程，1991 年，我们为咖啡农设立了埃内斯托·意利 (Ernesto Illy) 质量奖，奖励生产出质量最佳作物的农民。在过去的 24 年里，已有超过 1 万名生产者参与了这个奖项，奖励金额超过 200 万美元。在巴西，诸如 (圣保罗州的) 皮拉茹伊地区、喜拉多内陆地区，还有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山区等地，都从整体上提升了产品的质量，生产者收入也因此增加。

咖啡有时也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埃塞俄比亚之行中，萨尔加多造访了许多村庄，那里的小屋被小面积的土地怀抱着，而咖啡树的种植也具有象征意义：当孩子出生时，一棵咖啡树苗也同时被种下，这个孩子必须用一生来照顾这棵植物。在这次旅行中，萨尔加多曾前往一处教堂，这里也是一所学校，校外是拥挤的孩子们，而校内则有更多的孩子和成人像沙丁鱼似的挤在一起。显然这里的空间不足以容纳这么多人，所以我们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建立一所能为每个孩子提供学习场地的学校。

萨尔加多非常敏锐，这一特征和我的家人如出一辙，这在他 2003 年的印度之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姐姐安娜回忆道，当时塞巴斯蒂昂用的是徕卡相机，和我们的父亲一样，头发很短，戴着棒球帽，而且总是随身带把瑞士军刀。他之前并不确定是否要去印度，但安娜极力鼓动他一同前往，告诉他那儿的咖啡种植园（咖啡庄园）是非常奇妙的地方。我从安娜口中得知，一天早上，他们带着满腔期待前往种植园去等待采摘者的到来，却等来了一群穿着鲜艳纱丽的女人，萨尔加多随即按下快门。在异常安静的采摘区，只能听见成熟的咖啡果落到篮子里的声音。萨尔加多问为什么没有人唱歌——因为在巴西的收获时节，每个人都是热情的歌者。不一会儿，他唱起了歌。一开始是一个人，但很快就有一位老人站起身跟着他一起唱，几分钟后，歌声响彻田间。当时的场面震撼人心：声音像是从地里钻出来的一样，所有的劳动者，甚至还有邻村的人们，一起用歌声分享着和谐之梦。

为了各方（包括商人）的利益，我们必须理解世间万物是在一个复杂的机制上互动，没有人会完全置身局外，也不能认为自己是完全中立的，无论何时何地，这种机制都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出于对质量提升的追求，咖啡从日用商品发展成为特色商品，向着卓越精品的目标前行，而这也是我所希冀的未来。当咖啡通过适当的渠道，以合适的价格出售时，它将不再参与低价竞争，由此我们不仅能保证其质量，也能保证其可持续性，使各生产国的咖啡生产链成为推动经济进程的动力。对于咖啡质量的二次革命指日可待，这便是我们未来数年不懈追求的梦想。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选择了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的艺术：它用最震撼的方式讲述了咖啡不同寻常的本质，对其描述近乎完美，用强有力的语言展现了咖啡在伦理层面上的价值。萨尔加多的照片不断地激励我们用感恩的目光审视地球母亲和她那遍布 70 个不同国家、2500 万户与咖啡有着密切关系的家庭。我们的盟友是咖啡劳动者，他们有着勤劳的双手、敏锐的眼光和睿智心灵，在相互的尊重与快乐的分享中，我们一起面对超乎寻常的挑战，努力生产出世界上最棒的咖啡。

我得知在萨尔加多最初的某次行程中，刚抵达印度他便问起如何用印地语说“谢谢”，然后在手心里写

下这个词（Dhanyavad），这样在每次拍摄后，他都能向被摄者表达谢意。这是一个简单而伟大的举动，胜过千言万语，足以体现他的品德。

在此，谨向萨尔加多表示由衷的感谢，并通过他的影像，将这份感恩传递给所有的咖啡劳动者。

安德里亚·意利^②

2015年于意大利里雅斯特

译者注：

①《我们共同的未来》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关于人类未来的报告，于1987年4月正式出版。报告以“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以丰富的资料论述了当今世界环境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和现实的行动建议。中译本于1989年出版。

②安德里亚·意利（Andrea Illy），意利咖啡（illy caffè）集团全球主席。